

鄭觀應澳門住宅“新村尾鄭慎餘堂”考析

黃文輝*

摘要 鄭觀應資助其父建造澳門龍頭左巷十號“鄭家大屋”房屋，且自資建造“日月光華”樓屋於其內，故一般認為他在澳時居住於鄭家大屋。然而細心察看“日月光華”樓屋的建築規模與空間分佈，不像住宅用途。鄭觀應遺囑《香山鄭慎餘堂待鶴老人囑書》中，其在澳門房產只有“新村尾屋”及“萬里長城即媽閣街十三間半屋”兩處。經過爬梳鄭氏相關文物、《澳門憲報》《華僑報》等文獻資料，證實房產之一的“新村尾屋”地址為83, Ponta da Rede；新村尾Ponta da Rede是澳門古地名，不見載於十九世紀以來的澳門官方街道名冊中，位於澳門下環街口。鄭觀應將此“新村尾屋”命名為“鄭慎餘堂”，這裡才是鄭氏在澳的住宅。

關鍵詞 鄭觀應；鄭慎餘堂；鄭家大屋；新村尾

鄭觀應在澳門的住宅，一般認為是位於龍頭左巷十號的“鄭家大屋”，且認為鄭氏在此輯著其代表作《盛世危言》。¹然而，在鄭觀應的遺囑《香山鄭慎餘堂待鶴老人囑書》（下稱《囑書》）中，²澳門房產只提到“澳門新村尾屋”及“萬里長城即媽閣街十三間半屋”兩處；即使交待契據部分，亦只提到上述兩處的屋契。³這份《囑書》定稿於民國三年（1914年）年底，鄭觀應時年72歲。他解釋立此遺囑的原因是：“我年來光境不如前，所以妻妾尤恐歲入之欸不敷所出，時有不安之狀。自顧老態日增，哮喘日重，自應靜養，盡將所存房產、各項股票等據和盤托出，付托翼之弟代理。”⁴這篇洋洋萬言的《囑書》，是鄭觀應反覆斟酌才定稿，的確是將自己的家產“和盤托出”，無所隱瞞。⁵他一面苦口婆心諄諄告誡兒孫持家修身之道，一面又鉅細靡遺安排長孫讀書支出、妻妾喪葬費用；至於關鍵處的房產產權歸屬、用途，甚至甚麼時候該賣等等，更是不厭其煩地反覆列明說清，生怕後人會因爭產而起糾紛，壞了家族和諧。如此重要且經慎重編寫的一份文件，不見列有鄭家大屋中的房產，只反覆細心安排“新村尾屋”及“媽閣街十三間半屋”

兩處房產，實在啟人疑竇；同時，關於該兩處房產的具體位置所在，未見前人論及。⁶鑑此，有必要深入分析。

一、媽閣街十三間半屋

鄭氏《囑書》中的“萬里長城即媽閣街十三間半屋”，其街道位置似乎較清楚，但其實鄭觀應把兩個街名搞混了。“萬里長城”是澳門人對媽閣斜巷 Calçada da Barra 的俗稱，在1869年澳葡政府第一次全澳街道調查報告中已出現，⁷至今仍在。可是，萬里長城（媽閣斜巷）與媽閣街 Rua da Barra 是兩個不同的街名，在前述1869年報告中已分別單獨出現。媽閣街路段的起止是“由亞婆井前地與龍頭左巷之間，即高樓街對面起，至媽閣斜巷，靠近媽閣斜坡處止”，而媽閣斜巷（萬里長城）路段的起止是“由媽閣街，媽閣斜坡一側起至媽閣廟前地止”，⁸即萬里長城（媽閣斜巷）與媽閣街是前後相連的一條長街，但兩者有清楚的起止分界線。所以，鄭觀應寫“萬里長城即媽閣街”是很怪的，因萬里長城不是媽閣街。《囑書》中鄭觀應對這“十三間半屋”的稱呼也各種各樣：萬里長城即媽閣街十三間半、萬里長城媽閣街十三間半、媽閣街、萬里長城屋

*黃文輝，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歷史學專業博士生。

十三間半、澳門媽閣街十三間半、媽閣街之屋、媽閣街屋十三間半，甚至直接稱“十三間”。到底這“十三間半屋”是在媽閣斜巷（萬里長城）還是在媽閣街呢？從《囑書》中提到“萬里長城媽閣街十三間半屋地契據”“媽閣街地契”這兩處，⁹“十三間半屋”應在媽閣街，因為以鄭觀應處事的細心精明，他對契據上的地址應是較留神的。同時，媽閣街也較近其父親營建的龍頭左巷“鄭家大屋”。¹⁰

雖然具體所在街道與門牌號有待確定，但這十三間半屋的作用卻很清楚：放租賺取收入。《囑書》中明確指出“至澳門新村尾之屋，分與長男潤林、次男潤潮，偕葉夫人、四妾、五妾同居，就近管理萬里長城即媽閣街十三間半屋租”。¹¹唯一特別之處是：“萬里長城即媽閣街之園，准五妹與葉夫人建靜室，養靜清修。”¹²可見這“十三間半屋”是鄭觀應拿來出租的房屋，不是用作自家住宅。

二、“新村尾”位置

鄭氏《囑書》中另一房產“新村尾屋”需要費一番功夫查找，因為澳門現時沒有叫“新村尾”的街道或地方；向一些土生土長的老澳門請教，也說未曾聽聞。幸好現存有三個鄭觀應與盛宣懷通信的信封，留下“新村尾”的信息：

第一封是1909年1月20日（光緒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）、第二封是同年2月4日（宣統元年正月十四日），兩封都是鄭觀應於澳門致函上海盛宣懷，信封面下署都是“澳門新村尾鄭慎餘堂謹緘”，信封底則寫“From Cheng Shun U Tong 83, Ponta de Rede. Macao”。¹³

第三封信年份待考，是盛宣懷於上海致函澳門鄭觀應，信封面地址寫：“速寄澳門旂村尾鄭慎餘堂”。¹⁴

由這三個信封，可知鄭觀應在澳門的住宅是“新村尾鄭慎餘堂”（詳見後文）。“新村尾鄭

慎餘堂”與Cheng Shun U Tong 83, Ponta de Rede相對應，Cheng Shun U Tong是“鄭慎餘堂”的粵語譯音，“新村尾”對應葡文是Ponta de Rede，而鄭慎餘堂的具體地址是83, Ponta de Rede。

然而，在1869年澳葡政府第一份街道調查報告的540條葡文街道名稱中不見Ponta de Rede。一份1874年葡文澳門公共街道名冊手稿上也沒有。¹⁵在1906出版的、有中葡對照的街名冊中同樣沒有。¹⁶此因為一般街道名冊裡會收錄里（Becos）、圍（Pateos），甚至石級（Escadas）之類小弄巷的名稱，但沒有Ponta這個分類。¹⁷雖然鄭觀應信封上的地址寫着新村尾Ponta de Rede，但它不是官方正式街道名稱。

中文“新村尾”，葡文Ponta de Rede零星地散見於歷史文獻中。現舉數例說明：

1. 雍正九年（1731年）《廣東通志》卷3《輿圖·澳門圖》在媽閣礮臺後面與西望洋山麓之間標出一地名“亞媽寨”，在“亞媽寨”之西側又有一排建築，標名為“新村尾”，¹⁸可見“新村尾”此中文名最遲於雍正九年已有。

2. 道光八年（1828年）祝淮《新修香山縣志》附《濠鏡澳全圖》，在媽祖閣之左標有“新村尾”，再往左邊標示“蝦蟆石”。¹⁹蝦蟆石在媽祖閣（媽閣廟）對開，《澳門紀略》有載，為澳門三大奇石之一，1868年因填海消失。²⁰此圖說明新村尾距媽祖閣不遠，在媽祖閣與蝦蟆石之間。

3. 《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》載一則道光八年（1828年）“華民為於新村尾建閣塔集議蓮峰廟事公啟”，寫道“我澳擬建閣塔，實為闡澳風水攸關，非一方一人受益已也。今於新村尾掛置角卜吉先行建築”。校註者章文欽教授指，施白蒂《澳門編年史》中文版第二冊，1828年12月2日條有“香山縣丞禁止工匠們在葡萄牙人萊利亞（Leiria）位於網角住宅附近

文化遺產





圖 1.

題名：Planta topográfica da cidade de Macau

製圖者：Cândido António Ozório

年份：1838

原件收藏機構：Exército Português - DIE/GAEM

原機構 CALL NUM: 1243-2A-24A-111 DSE CRT/2003

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“全球地圖中的澳門”項目複製提供

砌牆圈地”，網角與掛罾角應為同一地方（按：罾即魚網）。²¹查施白蒂《澳門編年史》葡文版原文，與“網角”對應的葡文正是 Ponta da Rede。²²“網角”是 Ponta da Rede 的意譯，正確應譯為“新村尾”。²³此可證 1828 年時新村尾與 Ponta da Rede 已指同一個地方，具固定對譯關係。

4. 1860 年 8 月 4 日《澳門政府憲報》有一則葡文房屋拍賣消息，提到位於 Rua de Ponta da Rede（新村尾街）的房子。²⁴可見其時新村尾會被作街名用。

5. 1884 年第 8 號《澳門地攤憲報》刊載議事公局告示，提到“本告示在澳門《地攤憲報》頒行之後三十日，只准各人在公局街市及板障廟街市即米糙街市，及新村尾街市、沙梨頭街市擺賣鮮魚，嚴禁在別處擺賣”，新村尾對應的葡文同樣是 Ponta da Rede。²⁵

6. 1910 年第 21 號《澳門憲報》上有兩則提到“新村尾”的內容。一則是華政務廳告示：“現有公家水艇三隻，每日載運淡水供各華民食用。一灣泊南灣步頭……一泊沙梨頭海邊……一泊新村尾海邊……”。新村尾對應葡文是 Ponta da Rede。另一則為泰信魚欄刊登的啟事，魚欄地址為“新村尾海傍門牌二百四十七號”，對應葡文是 Rua da Ponta da Rede。²⁶此兩則啟事再次說明新村尾位於海傍，而且被視作街名。

以上幾則材料證明中文“新村尾”與葡文 Ponta da Rede 是對譯關係（儘管兩者意思不同），且早在 1828 年於中、葡官方文件中已

文化遺產



圖2. 圖標 18 及 21 位置

有記載。新村尾 Ponta da Rede 雖然不是官方正式的街道名稱，不見載於十九世紀以來的澳門街道名冊，但卻是澳門古舊的地方名，中葡市民皆知，使 1909 年鄭觀應寫信時地址選用此名（即郵差知道此地），1914 年的遺囑中沿用此名（即其家人都知道此地）。目前尚不清楚，一個二十世紀初街坊都知道的地名為何沒有流傳下來，在王文達、李鵬翥、黃德鴻、李福麟等前輩作者的澳門掌故類著作中均沒提到。

至於新村尾 Ponta da Rede 的具體位置，在今下環街口，此處未填海前為內港海傍。²⁷ 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現藏一張《澳門城地形平面圖》（圖 1）。²⁸ 該圖由曾任市政廳副主席的奧蘇里奧（Cândido António Ozório）於

1831 年繪製，1838 年修訂，是目前發現關於澳門城市建築與街道記錄最詳細的最早期實測地圖。²⁹ 該圖媽祖閣附近標有號碼 21，其對應說明是 Ponta da Rede，位於標號 18 的 Praia de Manduco（下環街）的街口（圖 2、3）。這個位置符合前述文獻中新村尾位於媽閣廟附近、近海傍的地理描述。

新村尾有時甚至被借指下環街。1899 年第 37 號《澳門憲報》有一則議事公局通知，規定“夜內十二點半鐘起至天光五點鐘止嚴禁燃燒烟火、火箭及炮竹等”，且“專指華人聚居之地方”，而“所指華人聚居地方即係龍田村、望廈……打鐵斜巷、下環街、摩盧廠斜巷等處西便屋後所之各地”。在此中文版通知旁邊是其葡文版，而與“打鐵斜巷、下環街、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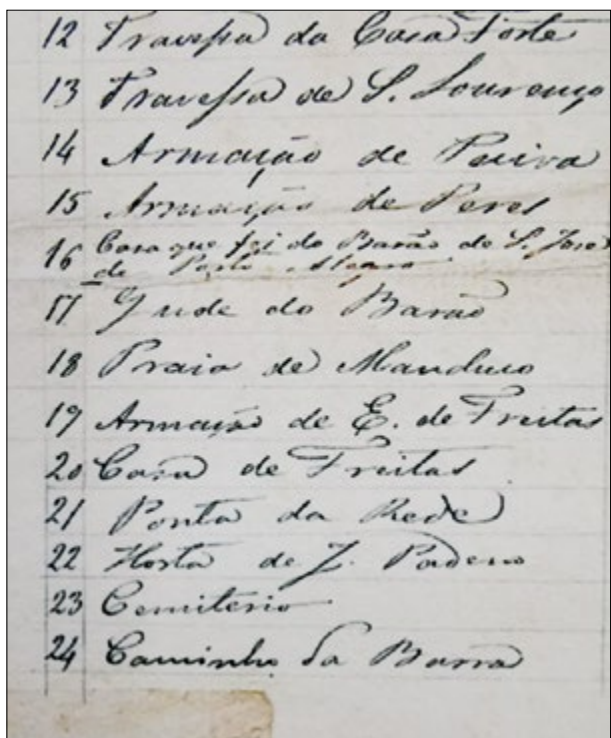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3. 圖標 18 及 21 的文字說明

盧廠斜巷”這三個中文街名相應的段落，卻列了四個葡文名：Calçada do Januário（打鐵斜巷），Praia do Manduco（下環街），Ponta da Rede e Rampa do Quartel dos Mouros（摩盧廠斜巷），³⁰ 中文譯者將 Praia do Manduco 和 Ponta da Rede 視為同一條街範圍，只譯“下環街”，沒有譯出“新村尾”。此外，澳門《華僑報》1951 至 1955 年間多則新聞報導中，均以“下環街新村尾”連稱，或稱“下環街新村尾街”“下環大街之新村尾”；³¹ 有一則報導火警地點的，甚至註明“下環街（俗名新村尾）”。³²

因此，鄭觀應的“新村尾屋”，即位於 83, Ponta da Rede 的“新村尾鄭慎餘堂”住宅，應是當年下環街標號 83 門牌的房屋。只有較長的街道，才可以將門牌編號到 83 號。下環街在 1869 年澳葡政府的街道調查報告中已列出，³³ 1874 年的街道名冊更列明其單號門牌號已達 1 至 131 之多。³⁴

三、鄭家大屋“日月光華”樓屋

與“鄭家大屋”相關的內容，在《囑書》中只提過兩次：一，“歷年仰事俯畜，並陸續資助先嚴建造澳門龍頭井之屋，兼置祭產，復自購陰陽二宅”。³⁵ 龍頭井即亞婆井，龍頭左巷就在亞婆井前地旁邊。二，“至餘慶堂之祖屋，我所生子孫亦可同住。若無空房，不可相爭，以傷和氣”。³⁶ 餘慶堂是鄭觀應父親鄭文瑞的堂號，即鄭家大屋內的“通奉第”。這兩處敘述說明鄭觀應有份資助龍頭左巷十號鄭家大屋的建造，但內裡的房屋被其視為“祖屋”，“我所生子孫亦可同住”，卻沒有將之列入遺產傳給後人。

據湯開建教授考證，鄭觀應父親鄭文瑞 1853 年從上海返回香山後，鄭氏家族大約於 1854 至 1866 年間移居澳門；移居澳門後，即以“鄭餘慶堂”為其商號名，從事商業活動，並投入到澳門的各項慈善公益事業中。³⁷ 鄭家大屋始建於何時未見記載。鄭家大屋文物中有餘慶堂懸掛的“餘慶”大匾，係同治戊辰年（1868 年）由黃玉廷所書，廳中兩副對聯係同治八年（1869 年）所書，³⁸ 則大屋建築群的籌建應不遲於 1868 年。至於落成年份，據澳門博物館藏鄭文瑞臨終前字據所述：“於同治十二年、西曆壹千八百七十二年正，代三男正元起造樓房壹，計二座二進，共支總工料銀七千三百六十元。此銀由三男陸續如數早已匯回支發，並無短欠。此屋俟吾百年歸世之後歸還三男正元自行管業，與諸男無涉。右邊祖屋公用。左邊樓屋係二男正翔起造，歸二男管業。”³⁹ 那麼鄭家大屋整個建築群大約於 1872 年左右落成，形成今天的面貌（圖 4）。

鄭文瑞逝世於 1893 年，此臨終前留下的字據，說明其時龍頭左巷十號大宅內至少有三座房屋：三男（鄭觀應三弟鄭曜東，字正元）二座二進樓房（此屋），右邊祖屋（鄭文瑞所居鄭餘慶堂，即今“通奉第”大屋），二男（鄭觀應，字正翔）左邊樓屋。⁴⁰ 字據亦顯示鄭曜東的房屋係由其自資建造，鄭觀應可能只資助

文化遺產



圖4. 鄭家大屋建築群（底圖來源：澳門地圖繪製暨地籍局“澳門網上地圖”）

了父親祖屋的部分建造費用，以及出資建造“左邊樓屋”，故歸其管業。

鄭文瑞 1893 年去世後幾個月，《澳門地捫憲報》第 37 號刊出一則公告，謂“鄭耀東前來稟求，表明龍頭左巷第十號園內之屋係歸其主持”，並且詳細描述該屋範圍：“茲將該屋四至開列：該屋北向下環街住屋花園之牆，南向媽閣街住屋之後邊，東與同園內無號數之屋相連，西與小菜園相連。樓上有窗門四，共歸一大窗；樓下窗門兩度，大門一度，又有門兩度。該屋長五丈六尺、深八丈二尺。又與該表明此屋人故父之順堂同園內第五號屋相連。”⁴¹ 鄭耀東即鄭觀應三弟鄭曜東。此公告應是因鄭文瑞去世，雖有父親字據為憑，但鄭曜東為免日後爭端而特意去政府立案登記產權及物業範圍的，其四至範圍及建築外貌與現今鄭家大屋內“鄭積善堂”大致相符；東面的“同園內無

號數之屋”即其父鄭文瑞之“祖屋”。其屋“西與小菜園相連”，根據 1950 年代仿繪的《鄭家大屋草圖》（圖 5），⁴² 可知此“小菜園”係指位於圖中二宅後靠近媽閣街的“三宅園地”。圖中亦可見鄭曜東“鄭積善堂”旁、今有“日月光華”門楣的樓屋標為“二宅”，與鄭文瑞所立字據描述（“左邊樓屋”）相符。

儘管鄭觀應“資助”建造鄭家大屋，且建有“日月光華”樓屋，但他一直要到 1885 年 5 月才正式回到澳門長居，“脫累歸里，杜門養疴”。⁴³ 自 1858 年奉父命到上海學商務以來，鄭觀應就常居上海，其於光緒元年（1875 年）迎娶的繼室葉氏，光緒八年（1882）納為妾的趙氏也同在上海。直到光緒甲申年（1884 年）初，鄭觀應奉彭玉麟之命調赴粵差委，⁴⁴ 葉氏、趙氏才一同“回澳事翁姑”，其中趙氏更是“始歸睹澳門本宅”。⁴⁵ 同年 10 月，趙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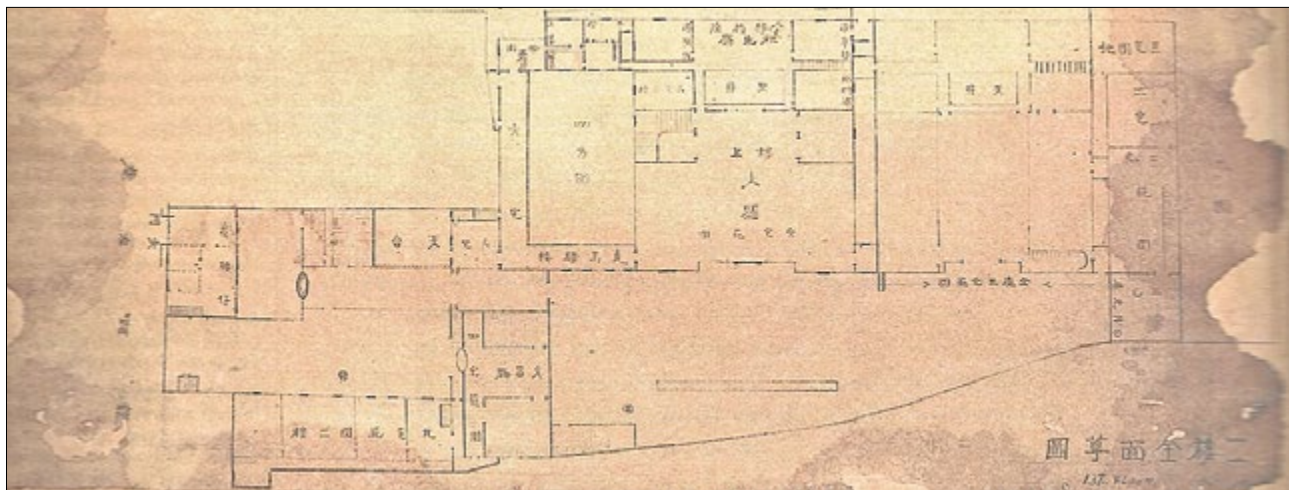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5. 鄭家大屋草圖（圖片來源：《盛世危言——鄭觀應文物集》）



圖 6. “日月光華”樓屋空間分佈圖（圖片來源：文化局“鄭家大屋專題網頁”）

生長子潤林在澳門出世。正因為一家子都在澳門，1885年5月中旬鄭觀應拖着疲累身心返回的是澳門的家，而不是上海。

但鄭觀應在澳門所住的，應不是位於鄭家大屋內的“日月光華”樓屋。這首先是因為該樓屋不似作住宅用。從現時“日月光華”樓屋的空間來看（圖6），其右、中、左上下兩層合共只有六個空間，但右邊下層是通往後花園的公共廊道，中間上下大廳也是通樓梯的公共空間，實際具私密性、能闕為內室的只剩三個空間。⁴⁶這還沒算廚房、書房之類生活空間所需。再且，拿“日月光華”樓屋的建築規模及

空間分佈，與旁邊祖屋“餘慶堂”及三弟曜東“積善堂”兩間二座二進大屋做對比，“日月光華”樓更像座廂房，不像用作住宅的。鄭觀應當初要是打算在鄭家大屋內營建住宅，就會像父親、三弟般都建一座二進大屋。

此外，鄭觀應在《囑書》中寫明：“昔我二十餘歲雖携眷出門，尚歲有銀錢供奉老親。及至因保人受累，自港出獄返澳，亦籌款整廚房，自起爐灶，從無敢使老親絲毫挂念也。”⁴⁷此段文字明確指出時間（自港出獄返澳）、事件（籌款整廚房，自起爐灶），再看《囑書》起始部分“歷年仰事俯畜，並陸續資助先嚴建造澳門龍頭井之屋，兼置祭產，復自購陰陽二宅”記述，較可能發生的是：鄭觀應在資助父親建龍頭井之屋期間，已在澳門另購“陽宅”，待其“自港出獄返澳”後，考慮到“日月光華”樓屋不宜用作住宅，於是便在此前已購房子中加建廚房，自起爐灶，免得老親掛念。這便是在新村尾的“鄭慎餘堂”。此可以解釋“日月光華”樓屋為何是這般規模與空間設計，因為鄭觀應根本就沒打算在龍頭左巷十號內建自家住宅。⁴⁸

至於其父1893年字據說歸鄭觀應管業的“日月光華”樓，沒有列在1914年《囑書》的房產清單裡，可能是做父親的為免日後爭端，

文化遺產

把代三男營造房屋的年份、用款以及還款情況清楚交代，順便也把祖屋與二男起造房子的情況說明，但侍親至孝的鄭觀應認為資助父親建造房屋是理所當然之事，沒有把“日月光華”樓屋視為自己物業，而是當其為父親祖屋大宅的部分。心思細密的他也怕日後出現爭產是非，便在《囑書》特意說明及告誡：“至餘慶堂之祖屋，我所生子孫亦可同住。若無空房，不可相爭，以傷和氣。”

當然，其父臨終前寫字據與鄭觀應立遺囑之間相隔 21 年，這期間鄭觀應有可能把“日月光華”樓賣掉，賣掉自然就不列在《囑書》房產名單內，但這情況不大可能發生。首先，圖五 1950 年仿繪的《鄭家大屋草圖》中尚標註“日月光華”樓屋為二宅。其次，鄭觀應的長媳 1940 年代曾居於該處八年。⁴⁹ 第三，只要細心看完全份《囑書》，當會認同它是鄭觀應反覆斟酌、精心安排之作，他把自己所有財產如何買、如何賣都和盤托出，若“日月光華”樓屋曾有過交易買賣，他豈會不記下？⁵⁰ 他立此《囑書》的本意就是“庶幾大眾相安”，⁵¹ 不想為日後家族爭產埋下禍根。

四、新村尾“鄭慎餘堂”

鄭觀應在澳門的住宅是位於新村尾的“鄭慎餘堂”，最直接的證據是其《囑書》中不止一次地逕直稱“新村尾住宅”。⁵² 此外尚可舉出的證據如下：

1. 從前述鄭觀應與盛宣懷通信的三個信封可見，此“新村尾住宅”被其命名為“鄭慎餘堂”，⁵³ 他將此屋當作自己這房的“祖屋”，在遺產分配上也“分與長男潤林、次男潤潮，偕葉夫人、四妾、五妾同居”。⁵⁴ 其遺囑也命名為《香山鄭慎餘堂待鶴老人囑書》。同時，鄭觀應在澳門致盛宣懷的兩封信，是 1909 年 1 月 20 日（農曆十二月二十九日）及 2 月 4 日（農曆正月十四日）寄出，說明其時鄭觀應回澳門過春節，而他所住的正是“新村尾鄭慎餘堂”。





圖 7. 現時下環街 53 — 57 及 83 號與鄭家大屋位置對照圖（底圖來源：澳門地圖繪製暨地籍局“澳門網上地圖”）

文化遺產

盛宣懷當然也清楚鄭觀應在澳住宅，故“速寄”信函給鄭觀應的也是這個地址。⁵⁵

2. 澳門民政廳一份 1913 年 4 月 28 日按察司通知載：“案據商人鄭紀常，有妻，居港，現到澳門稟稱，伊於一八六三年在澳門下環街五十七號出世，執業股份經紀，乃是鄭濟東及容氏親生子，今欲隸入西洋籍等情。”⁵⁶ 此鄭紀常是鄭觀應的侄子，鄭觀應之兄鄭思齊（號濟東）之子。⁵⁷ 在 1909 年第 42 號《澳門憲報》登載的“納公鈔至多”人士名單中也有鄭紀常，其地址為“下環街五十三五十五號”⁵⁸。

《澳門憲報》1905 年第 31 號附報中，有一則泰隆銀店倒盤被逼變賣位於喃魔（原文有口邊）圍幾座物業的通知。喃魔圍即南巫圍，位於龍頭左巷和太和石級之間。上述通知記載其中一間屋“喃魔圍二號 F，北向倒盆人之屋，南向鄭啟華長子之屋，東向喃魔圍，西向鄭啟華花園”。⁵⁹ 鄭啟華即鄭觀應父親鄭文瑞，鄭啟華長子即鄭觀應之兄鄭思齊。這段憲報記載說明：喃魔圍二號 F 之南為鄭思齊之屋，從地理位置上來看，就是“下環街五十三五十五號”。鄭紀常 1863 年在下環街 57 號出生，即其父鄭思齊一家最晚於這一年已移居澳門，與湯開建教授謂“鄭氏家族大約於 1854 至 1866 年間移居澳門”的研究相符。此說明鄭家於 1868 年左右選擇龍頭左巷興建大宅不是偶然的決定，因為龍頭左巷走下太和石級便到下環街。如此，鄭觀應選擇與兄長同一條街，且與父親居處鄰近的下環街置業，便是很自然的事了（參見圖 7）。

3. 1901 年出生於澳門的王文達先生在《澳門掌故》中介紹下環街時，提到“下環街中亦有不少富戶大屋，如鄭啟華之後人，其大宅二宅均卜居於是，廣廈渠渠也”。⁶⁰ 鄭思齊一家（大宅）住在下環街大屋上文已證實，則王文達說鄭觀應一家（二宅）也住在下環街大屋，便是確鑿可信的了。

餘論

鄭觀應在澳門的住宅為位於下環街的“新村尾鄭慎餘堂”，葡文地址是 83, Ponta da Rede。當然，今天下環街 83 號是否就是當年 83, Ponta da Rede，有待翻查地籍資料確認。鄭觀應不用官方街名下環街 Praia do Manduco，而用新村尾 Ponta da Rede，乃因為當年此為人所熟知的地名，連官方文件都用。尤其是，鄭觀應清楚知道新村尾對應葡文是 Ponta da Rede，則肯定有所依據，不是隨便寫上的。

附：本文初稿發表於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、上海大學拉美研究中心主辦的“2019 濠江新語博士論壇”，蒙林廣志教授、李憑教授、田衛平總編輯點評指導。寫作時蒙呂澤強建築師指點 Ponta da Rede 可能與下環街有關、陳澤成先生及蔡佩玲小姐慷慨提供資料。謹向上述師友致衷心感謝！

註釋：

1. 較具代表性的文章有劉羨冰：《鄭觀應〈盛世危言〉·鄭家大屋》，載《文化雜誌》中文版第六期，澳門：澳門文化學會，第 21-26 頁。陳樹榮：《“鄭觀應與鄭家大屋”紀事》，載陳樹榮編著：《鄭觀應·鄭家大屋》，澳門：君亮堂出版社，2013 年，第 3 頁；及《鄭家大屋·鄭觀應的澳門之家》，載《鄭觀應·鄭家大屋》，澳門：君亮堂出版社，第 19-23 頁。鄭家大屋是澳門文物建築，也是世界文化遺產“澳門歷史城區”代表性建築之一，詳情參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“鄭家大屋專題網頁” <http://www.wh.mo/mandarinhouse/cn/introduction/>
2. 上海圖書館、澳門博物館編：《香山鄭慎餘堂待鶴老人囑書》，澳門：澳門博物館，2007 年。
3. 上海圖書館、澳門博物館編：《香山鄭慎餘堂待鶴老人囑書》，澳門：澳門博物館，2007 年，第 15、35 頁。
4. 上海圖書館、澳門博物館編：《香山鄭慎餘堂待鶴老人囑書》，澳門：澳門博物館，2007 年，第 11 頁。
5. 《囑書》提到“前迭擬囑書”“上年迭次所擬囑書”，可知此遺囑乃經精心編寫，多次易稿而成，見上海圖書館、澳門博物館編：《香山鄭慎餘堂待鶴老人囑書》，澳門：澳門博物館，2007 年，第 27、79 頁。《囑書》尾段又特別寫明：“以上收支存欠及股票、契據、山地各欸，均已列明，毫無遺漏忘記之項物件。”見上海圖書館、澳門博物館編：《香

- 山鄭慎餘堂待鶴老人囑書》，澳門：澳門博物館，2007年，第79頁。
6. 筆者僅見濠江客：《鄭觀應的澳門物業》一文簡介此兩處房產，見《澳門日報》，2002.12.09 (D06)。
 7. 曾金蓮對十九世紀澳門街道名冊有過詳盡分析，分別見曾金蓮：《地界之爭與城界擴張——澳門近代城市的開端（1864-1874）》，載《澳門研究》2012年第1期，第145-161頁；曾金蓮：《十九世紀“澳門街道名冊”研究》，載林廣志、呂志鵬主編：《澳門街道——城市紋脈與歷史記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澳門：民政總署，2013年，第174-191頁。關於“萬里長城”此名的由來，可參考王文達：《澳門掌故》，澳門：《澳門教育》出版社，（約）1999年，第186頁。
 8. 《澳門特別行政區街道名冊——澳門篇》，澳門：民政總署，2012年，第32-33頁。
 9. 上海圖書館、澳門博物館編：《香山鄭慎餘堂待鶴老人囑書》，澳門：澳門博物館，2007年，第35頁。
 10. 當然也有可能是這十三間半房屋連跨媽閣街和媽閣斜巷（萬里長城）兩條街。
 11. 上海圖書館、澳門博物館編：《香山鄭慎餘堂待鶴老人囑書》，澳門：澳門博物館，2007年，第15頁。
 12. 上海圖書館、澳門博物館編：《香山鄭慎餘堂待鶴老人囑書》，澳門：澳門博物館，2007年，第41頁。建靜室之事在葉夫人墓志銘中也有提及，見鄭觀應《繼室葉夫人墓誌銘》，載夏東元編：《鄭觀應集·盛世危言後編（全四冊）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3年，第1515頁。
 13. 上海圖書館、澳門博物館編：《鄭觀應檔案名人手札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7年，第314、321-322頁。
 14. 澳門博物館：《盛世危言——鄭觀應文物集》，澳門：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，2008年，第69頁。
 15. 澳門遺產學會：《一八七四年澳門市公共街道命名冊》，澳門：遺產學會，2017年。
 16. *Cadastro das Vias Publicas de Macau no anno de 1905*. Macau: Typographia Noronha & Ca., 1906.
 17. Ponta 意為角、尖，不屬街道分類之一。關於澳門街道分類，參見 F. Lopes：《歷史變遷中的澳門街道》，載林廣志、呂志鵬主編：《澳門街道——城市紋脈與歷史記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澳門：民政總署，2013年，第258-263頁。
 18. 湯開建：《明代澳門地區華人居住地鉤沉——兼論望廈村媽閣廟及永福古社之起源》，載林廣志、陳文源主編：《明清時期澳門華人社會研究論文集》（電子書），澳門：澳門基金會，2018年，第192頁。https://www.macaudata.com/upload_files/pdf/2019/02/11/2019021549877159696.pdf
 19. 吳志良、湯開建、金國平主編：《澳門編年史》第三卷，廣州：廣東人民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1458-1459頁。
 20. 王文達：《澳門掌故》，澳門：《澳門教育》出版社，（約）1999年，第44頁。
 21. 劉芳輯、章文欽校：《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藏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》（上冊），澳門：澳門基金會，1999年，第13-14頁。
 22. Beatriz Basto da Silva, *Cronologia da História de Macau Século XIX-Volume 3*. Macau: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e Juventude, 1995:60.
 23. 有譯者將 Ponta da Rede 譯為“魚網里”。魚網里又稱萬里圍，位於媽閣斜巷（萬里長城），十九世紀街道名冊中已有記載，其葡文是 Becos da Rede。參見澳門遺產學會：《一八七四年澳門市公共街道命名冊》，澳門：遺產學會，2017年，第77頁；以及《澳門特別行政區街道名冊——澳門篇》，澳門：民政總署，2012年，第144頁。
 24. *Boletim do Governo de Macao*, 1860-8-4(35):139. 曾金蓮在其論文中介紹過此份檔案，她將 Rua de Ponta da Rede 意譯為“魚網水口街”，見曾金蓮：《十九世紀“澳門街道名冊”研究》，載林廣志、呂志鵬主編：《澳門街道——城市紋脈與歷史記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澳門：民政總署，2013年，第176頁。
 25. 《澳門地捫憲報》（*Boletim da Provincia de Macau e Timor*），1884-2-23(8):82.
 26. 《澳門憲報》（*Boletim O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*），1910-5-21(21):175,178.
 27. 關於下環街的發展過程，參看張寶珊：《18-19世紀下環區與澳門城市化》，載程美寶、黃素娟主編：《省港澳大眾文化與都市變遷》，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17年，第21-31頁。關於下環街的商業民生情況，參看林廣志、呂志鵬主編：《澳門舊街往事（中文版）》，澳門：民政總署，2013年，第150-153頁。
 28. 此圖現於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四樓展示，其電子版全圖可在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網頁“全球地圖中的澳門”專題中見到：Cândido António Ozório . *Planta topográfica da cidade de Macau*. <http://lunamap.must.edu.mo/luna/servlet/detail/MUST-2~2~802~1271:Planta-topogr%C3%A1fica-da-cidade-de-Mac?sort=date&qvq=q:C%C3%A2ndido%20Ant%C3%B3nio%20Oz%C3%B3rio;sort:date&mi=0&trs=2>
 29. 呂澤強建築師對此圖有詳細介紹，見呂澤強：《十九世紀上半葉澳門城市建築與街道初步研究》（上、下），分別載《澳門日報》2018.4.30(E05)，2018.5.14(C05)。
 30. 《澳門憲報》（*Boletim O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*），1899-9-16(37):317.
 31. 見《華僑報》以下日期報導：1951.01.21 (003)、1951.06.21 (006)、1952.05.24 (003)、1954.07.08 (003)、1954.11.27 (002)、1955.02.12 (003)、1955.02.18 (003)、1955.02.21 (003)、1955.03.10 (003)、1955.04.11 (003)、1955.05.14 (003)、1955.05.27 (003)、1955.07.04 (003)。奇怪的是，1955年後已查不到新村尾的報導。筆者曾向1980年代初任職《華僑報》記者的黃天先生請教，黃先生說沒聽過“新村尾”這地名。

文化遺產

32. 《華僑報》1951.11.02 (003)。
33. 曾金蓮：《地界之爭與城界擴張——澳門近代城市的開端（1864—1874）》，載《澳門研究》2012年第1期，第151頁。
34. 澳門遺產學會：《一八七四年澳門市公共街道命名冊》，澳門：遺產學會，2017年，第48頁。
35. 上海圖書館、澳門博物館編：《香山鄭慎餘堂待鶴老人囑書》，澳門：澳門博物館，2007年，第5頁。鄭觀應在《囑書》後面補充說：“汝祖父（鄭文瑞）毫無遺產，只有雍陌村祖屋兩所、澳門大屋兩所。”見上海圖書館、澳門博物館編：《香山鄭慎餘堂待鶴老人囑書》，澳門：澳門博物館，2007年，第67頁。
36. 上海圖書館、澳門博物館編：《香山鄭慎餘堂待鶴老人囑書》，澳門：澳門博物館，2007年，第41頁。
37. 湯開建：《鄭觀應家族澳門史二題——以所見有關鄭觀應文物檔案為中心》，載《澳門研究》2014年第3期，第159-162頁。
38. 澳門博物館：《盛世危言——鄭觀應文物集》，澳門：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，2008年，第119-121頁。
39. 澳門博物館：《盛世危言——鄭觀應文物集》，澳門：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，2008年，第126頁。
40. 參見陳麗蓮：《澳門博物館藏鄭觀應家族文物考》，載澳門博物館：《盛世危言——鄭觀應文物集》，澳門：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，2008年，第210-212頁。
41. 《澳門地捫憲報》（*Boletim O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e Timor*），1893-9-16(37):428.
42. 澳門博物館：《盛世危言——鄭觀應文物集》，澳門：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，2008年，第128-129頁。
43. 參見夏東元編：《鄭觀應年譜長編》（上卷），上海：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195頁。關於鄭觀應回澳門養病的原因，可參考下述兩書之介紹：夏東元：《鄭觀應》，廣州：廣東人民出版社，1995年，第74-78頁；邵建：《一個上海香山的人際交往——鄭觀應社會關係網研究》，上海：上海辭書出版社，2014年，第95-127頁。
44. 參見夏東元編：《鄭觀應年譜長編》（上卷），上海：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165頁。
45. 分別見鄭觀應：《妾趙氏墓銘》、《繼室葉夫人墓誌銘》，載夏東元編：《鄭觀應集·盛世危言後編（全四冊）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3年，第1500、1515頁。
46.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“鄭家大屋專題網頁”<http://www.wh.mo/mandarinhouse/cn/virtual/gallery.aspx?id=6571>
47. 上海圖書館、澳門博物館編：《香山鄭慎餘堂待鶴老人囑書》，澳門：澳門博物館，2007年，第47頁。
48. 陳麗蓮女士於2008年修訂的論文中已有同樣懷疑：“這‘A’部分（指日月光華樓）應該是屬於鄭觀應的物業，但其結構似是通道而不似鄭觀應筆下‘鄭慎餘堂’的主體建築，因此未必便是鄭觀應輯著《盛世危言》之所在。”見陳麗蓮：《澳門博物館藏鄭觀應家族文物考》，載澳門博物館：《盛世危言——鄭觀應文物集》，澳門：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，2008年，第211頁。
49. 陳麗蓮：《澳門博物館藏鄭觀應家族文物考》，載澳門博物館：《盛世危言——鄭觀應文物集》，澳門：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，2008年，第211頁。
50. 比如《囑書》講萬里長城即媽閣街之園時，特別點出“屋後之圍牆，皆慎餘堂出錢自築”，連圍牆由誰出資築建都記於遺囑中。見《香山鄭慎餘堂待鶴老人囑書》，第41頁。
51. 上海圖書館、澳門博物館編：《香山鄭慎餘堂待鶴老人囑書》，澳門：澳門博物館，2007年，第13頁。
52. 上海圖書館、澳門博物館編：《香山鄭慎餘堂待鶴老人囑書》，澳門：澳門博物館，2007年，第35、49頁。
53. 鄭觀應有《訓子》詩八首，其六為：“教子當如高密侯，各精一藝勝良疇。慎餘勤儉成家法，容忍真能解百憂。”自註云：堂名慎餘。見邵景濱：《鄭觀應詩類編》，澳門：澳門近代文學學會，2012年，第185-186頁。
54. 上海圖書館、澳門博物館編：《香山鄭慎餘堂待鶴老人囑書》，澳門：澳門博物館，2007年，第15頁。
55. 1906年鄭觀應繼母劉氏去世，盛宣懷致函吊唁，其寄信的地址是“澳門龍頭井鄭餘慶堂”，即鄭家大宅祖屋，可見盛宣懷非常清楚鄭觀應自家住址及其家族祖屋住址之不同。見澳門博物館：《盛世危言——鄭觀應文物集》，澳門：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，2008年，第142頁。
56. 林廣志、張中鵬、陳文源編：《澳門檔案館藏晚清民國中文檔案文獻匯編》（下卷），澳門：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，2017年，第723頁。
57. 參見中山市人民政府：《鄭觀應志》，廣州：廣東人民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426頁。鄭觀應對這位侄子頗關心，曾特意寫詩和信勉勵他，分別見鄭觀應：《箴言寄紀常侄》，載邵景濱：《鄭觀應詩類編》，澳門：澳門近代文學學會，2012年，第189-190頁；鄭觀應：《與紀常侄書》，載夏東元編：《鄭觀應集·盛世危言後編（全四冊）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3年，第484頁。
58. 《澳門憲報》（*Boletim O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*），1909-10-16(42):444.
59. 《澳門憲報》（*Boletim O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*），1905-8-7(SUPPLEMENTO 31):637.
60. 王文達：《澳門掌故》，澳門：《澳門教育》出版社，（約）1999年，第188頁。

